

梁書

卷二十九
之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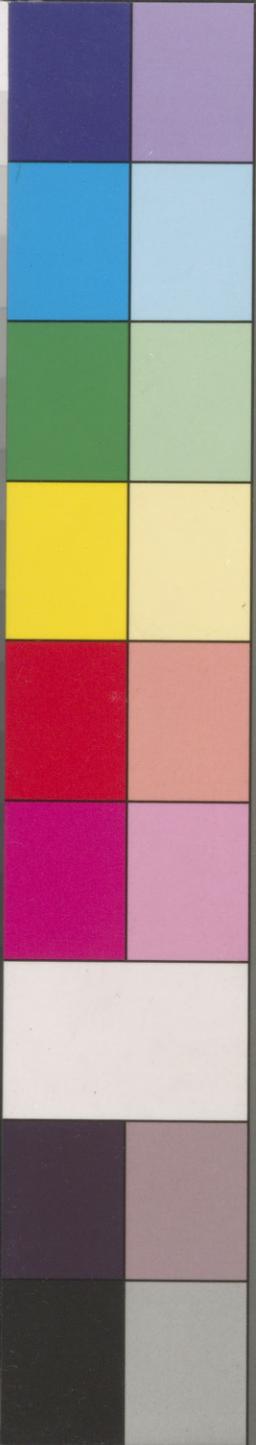
涵芬樓
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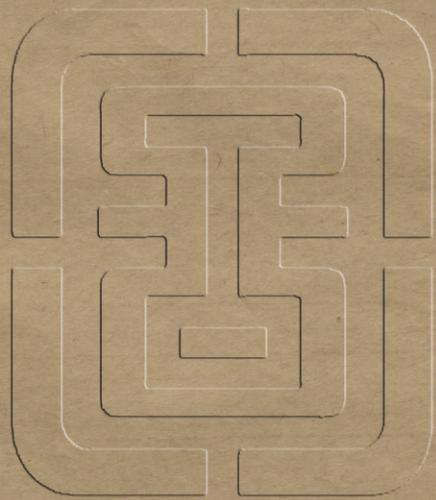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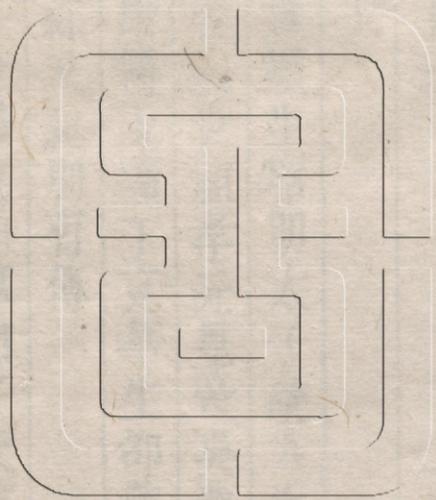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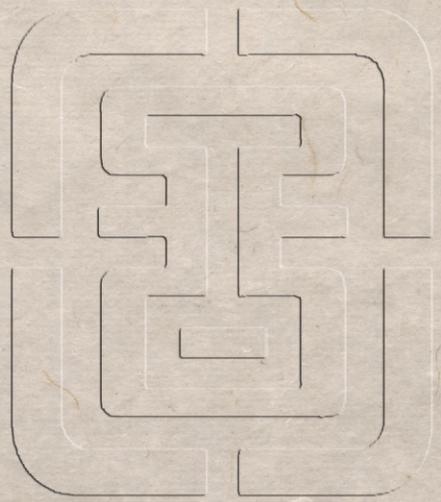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梁書卷二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
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
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克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
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
王邑二千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

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
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
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卽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
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
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
尊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
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
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
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尊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
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諡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
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
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
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
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
領軍將軍尊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
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

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
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
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
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
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
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
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
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

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
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有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
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
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
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後事不果與弟祈陽侯通理並遇害又理字季英會理
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
散涕泣相送又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

又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又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又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僞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爲請

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旣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顧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

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蓄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

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誠曰侯景小豎頗習行

陣未可以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安南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

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
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
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
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旣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
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
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
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諭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
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
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
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寃聞問

號但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
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
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
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
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旣有書問雲雨
傳流噂嗜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耻創巨痛
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強天讐未雪余爾
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
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柰國寃未逞正

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恐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克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

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况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鑿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溥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眚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

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畧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
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
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
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問關險道出自東川
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
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
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
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
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

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
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
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
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
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疆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
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
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

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諡曰攜長子

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怒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

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賫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

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旣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怕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竝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

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梁書卷二十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高祖三王傳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淑南史作昭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八南史作七

臣人龍

按高祖紀係天監七年九月事南史是也

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南史無嘉字

與弟祈陽侯通理並遇害又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

○監本缺通字閣本訛又為通

臣人龍

按南史通理

字仲宣今各補正之

封建安縣侯○建安南史作安樂

邵陵攜王綸傳權攝南兖州○南兖南史作南徐考本

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
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
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
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
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
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
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
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
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

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
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疏水不進栖遲
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
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
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
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引獎後進庶
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
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
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
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

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
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
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恫款鑒其
愚實干犯之讐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
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
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
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
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旣
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
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汝南周捨咸稱

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
國史及起居注項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
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
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
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
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
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
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
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

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竝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尙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

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

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卽日舉哀諡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審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旣長好學以精力

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

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竝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旣畢卽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竝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

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
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
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後嗣協博極羣書於文
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竝
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
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
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
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

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
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
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
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郟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
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
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
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
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旣別春坊
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

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
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
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
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
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爲之
卿爲我臥治此郡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
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
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
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
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

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
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
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
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
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
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
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
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
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
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

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搗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矣僧辯旣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鵠磯

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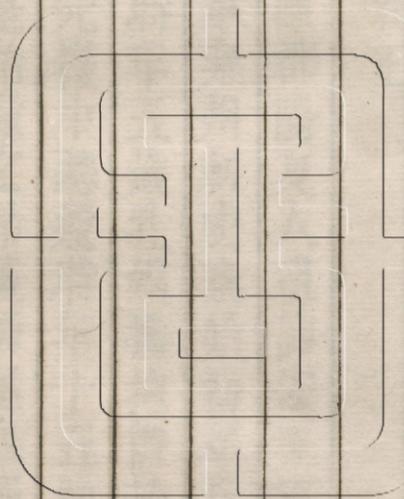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梁書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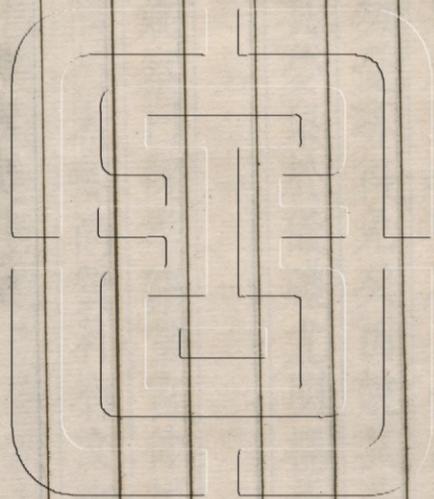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考證

顧協傳協除所部安都令○安都南史作新安

鮑泉傳父機○機南史作幾



梁書卷三十考證



梁書卷三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顓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象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象同見從叔司

徒粲粲謂豕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
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
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秘書丞黃門侍郎昂本
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
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
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
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匆孤爲彖所養乃制
期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
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

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
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
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
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
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
畢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
安昔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
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
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

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
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
識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尙書
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
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
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
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
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
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
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

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
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
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
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
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
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
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氏室天
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
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盼朱端已
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

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
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
盡將欲何依豈若飜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
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
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
懷故致今日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
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
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
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
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

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
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
食微施尙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
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
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
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
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
心之日焰灰非喻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狼不勝臣遍
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
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

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

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為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為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為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為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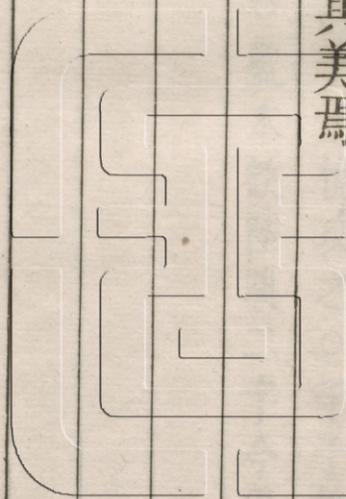
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
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
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
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竝如故五
年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
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
逝惻怛于懷公器寓疑素志誠貞方端朝變理嘉猷載
緝追榮表德實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
卽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

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
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
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聞於前覺無識
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
念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
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
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
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
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各品或有追遠之
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

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諡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畧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旣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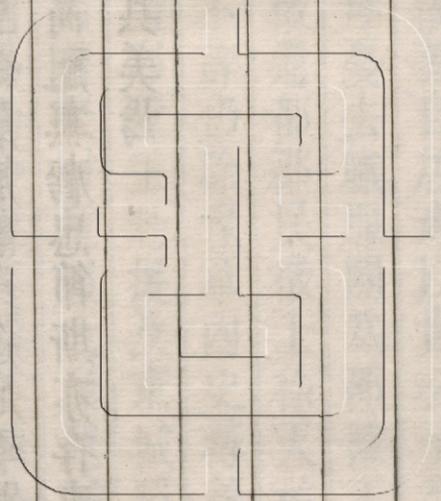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一

梁書卷三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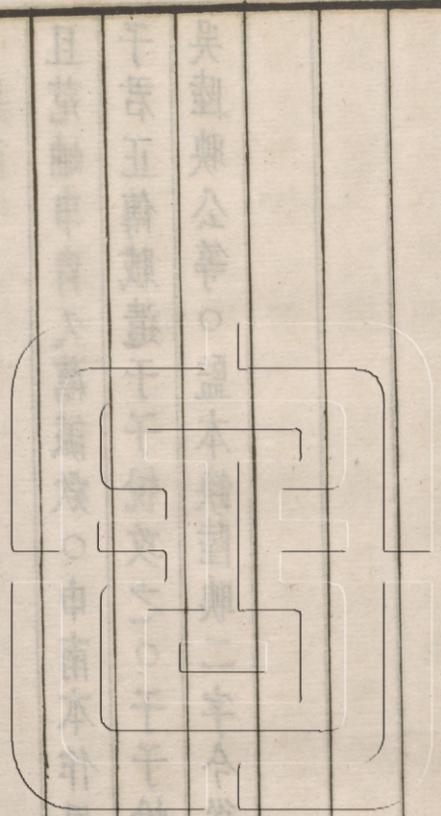
袁昂傳憐愛之至無異於己。無異於己南史作言無異色

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欵。申南本作甲訛

子君正傳賊遣于子悅攻之。于子悅南史作張君墨吳陸映公等。監本缺陸映二字今從南史增入



梁書卷三十一考證



梁書卷三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某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缺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

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竝無關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

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
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
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
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
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降城中
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
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
歟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畧善克令終開朱門而
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

慶之爲假節颺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
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
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
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
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
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輛仍趣大梁
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
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
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旣精強

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隆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竝是仇讐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

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爾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爾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竝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

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各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
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
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
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
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
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
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
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
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

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
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踈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
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
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
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羌夷
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
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
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
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
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

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
手救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爾朱
榮右僕射爾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爾朱吐沒
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
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
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
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
乃縛木爲筏濟自破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
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
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

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
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
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强頗知
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
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
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
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强傳
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
南北司二州刺史餘竝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

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竝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克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土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

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祇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訪北閒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

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卽受降

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

將楊日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
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日又遣都督范思
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
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
蠻至卽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
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
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
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
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
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

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
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
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珣請救欽率所
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
入斜谷斬獲畧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
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
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竝擒之至衡州進
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
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

梁書卷三十二
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
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
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
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畧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
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
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梁書卷三十二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陳慶之傳屯據陟缺○南史刪此句故缺字不可考

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各本

或作立云寶或注一作是立寶今從北史魏書及姓

氏譜訂正

蘭欽傳前刺史安南侯密○安南一本作南安

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旣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

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旣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船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

倍歷政以為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為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竝無所取視事甚月有詔徵還郡民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為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為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衺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

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
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
羣披榛捫樹從虺虺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縷縻僧孺坐免官
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
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
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
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
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
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
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
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
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
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太辱蹈明科去皎皎而
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
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
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
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
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
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

壁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
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
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
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縉纒之上翩躚蹲
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
至到加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
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
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
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
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

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語言非
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
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克
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
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
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方躡傾歷必然顛
匍可俟竟以福過灾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
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
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克庖鼎以餌鷹鷂雖
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

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克彼春薪幸聖
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
恚詎憐其殼棘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
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
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本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
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
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
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藥及一朝捐
棄以快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
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
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
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
口之累豈日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
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
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
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

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
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累
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
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
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
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
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
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
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竝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

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
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
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
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
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
此與昉友善遷尙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
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
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竝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
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
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
見稱賞手赦荅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
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
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
今爲盛率奏詩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
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冑望未有爲之者今以
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
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故禮稱驪駟詩誦駟駘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

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
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
珍軫服烏號之駿駒駮象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
命四載元符旣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
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
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
馬之禎漢旣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
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
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竝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

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
茲而朱翼旣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尙色資皎月而載
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胥稟妙
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薺夏知蹈躡於今
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廡伊自然之有質寧改
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
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
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
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而竝末駟貶代盤而陋小
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

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
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
上已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
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於皇枝
紛高冠以連衽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
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磬鐃之畢舉
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旣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
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丸代想陳王之紫駢
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鈎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

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蹠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
軀睨兩鏡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
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鷺
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劔之抑揚豈借儀於
褸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頤俛膺合雅露沫歎紅沾
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
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
措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
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
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

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才而驅騫按五
御而超摠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
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
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
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
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
職其父侍妓數千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
之求媵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

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竝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竝無對但奉荅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

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及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旣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竝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竝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

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尙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遷尙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合還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秘書

承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卽真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

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與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

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
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下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
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計行遲還芳札孝綽荅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
勞刺舉且擯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
詞賦悉與楊脩未禪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
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
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警張摯之杜
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
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
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
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
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樾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
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
及高祖爲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卽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
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

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叡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効荅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

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貲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訛懼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

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秘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

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嶧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觀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有信少好學有文才尤

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裘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苻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卽筠竝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

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雥五激反連蹇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雥五鷄反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卽報書

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
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
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
壯頗愛斯文舍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
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閑日清覲乃申筠爲文能壓
強韻每公宴竝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
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竝掌東宮
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
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

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
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
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
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
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
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
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
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
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
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秘書

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卽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

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去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
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
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
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
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躡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梁書卷三十三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張率傳率奏詩往返數首○奏詩南本作奉詔

劉孝綽傳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顧
炎武日知錄察作監者梁宣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
以來國史之原文也

王筠傳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本書史臣論或稱史
臣或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此則稱史臣陳吏部尚書
姚察前後卷總不畫一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梁書卷三十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弟纘 結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鶴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閭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

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郊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

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
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
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擘筆無次緬性
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
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子傅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
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

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
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
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
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千百日便
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
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
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
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
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

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吳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表曰自出守股肱入戶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媿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

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螭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樂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教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叡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憇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福能實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

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荅顧靈瑱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啟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啟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

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
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
衽繫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堦蘊珠
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
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
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
季翦洪柯以銷落旣觀蝸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謔候高
燧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喙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
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籙受圖聰
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
積決應若颺舉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
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
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寃申於大理顯三
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
矣沂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
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
湍批衝巖而駭浪鏹千尋之峭岸深萬流之大壑隱日
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洄險上岑

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
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沉潛鎖於洪源鑿幽
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
論曬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
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
岱威日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
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
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
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闔于天祿造局鍵之候
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輶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

且以招賓闕捐縵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
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
虎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
職鄙彤門之食征於是近睇楮岑遙瞻鵠岸島嶼蒼茫
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泝水泓澄以闔
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
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攀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
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
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

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
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沉瓜而顯義指滄
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禮感而情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沉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
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
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
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
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
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
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竝異世

而爲鄰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
水騰沙以驚急天曠曠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
之勞瘁每舉帷而佇立由江施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
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
狀倒影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飈光轉彩
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汝引潮望
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
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
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
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

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旣因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
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眇匡嶺以躡
蹠想霞裳於雲仞流如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
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美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
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
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
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
已處君臣而竝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

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
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旣通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
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
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讐歸投
金以荅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
感乃沉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食而先祭及旋
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
窺允分荆之勝畧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
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技聞古今之通制歷
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

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
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
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
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
優劣居二主其竝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
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
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
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臥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
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

炎精望巴丘以逴回遵洞庭而敞悅沉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眺君福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
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
澧汲引瀟湘滂滂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
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
卷閒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
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襲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
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
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驥

騶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旣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
已脩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
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糝而要之延帝子于三
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
歌以會舞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
辭愠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
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
譽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
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

決太伯讓嗣以來遊

闕

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

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
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沉川其風謠雅什又是
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
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
通桓伯緒之匡濟鄧亮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
嶽之精靈常閒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
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
偶南榮之偃佺時髣髴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爾乃歷

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
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
之累仞褒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入王皆國士而身醢
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
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
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
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
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啓國
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

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
下彌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瑤
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囂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
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
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
而竝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樓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
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實鷹揚
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

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眊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纆
聞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
而匍匐也纘至州停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
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
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
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
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
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
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
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

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
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荊州
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報曰河東已
豎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
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
旣至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督推遷未去鎮但
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督因不受代州助
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
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
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

岸反以告晉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卽執纘并其衆竝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其年晉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屍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

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竝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

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官挾祇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悅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恒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

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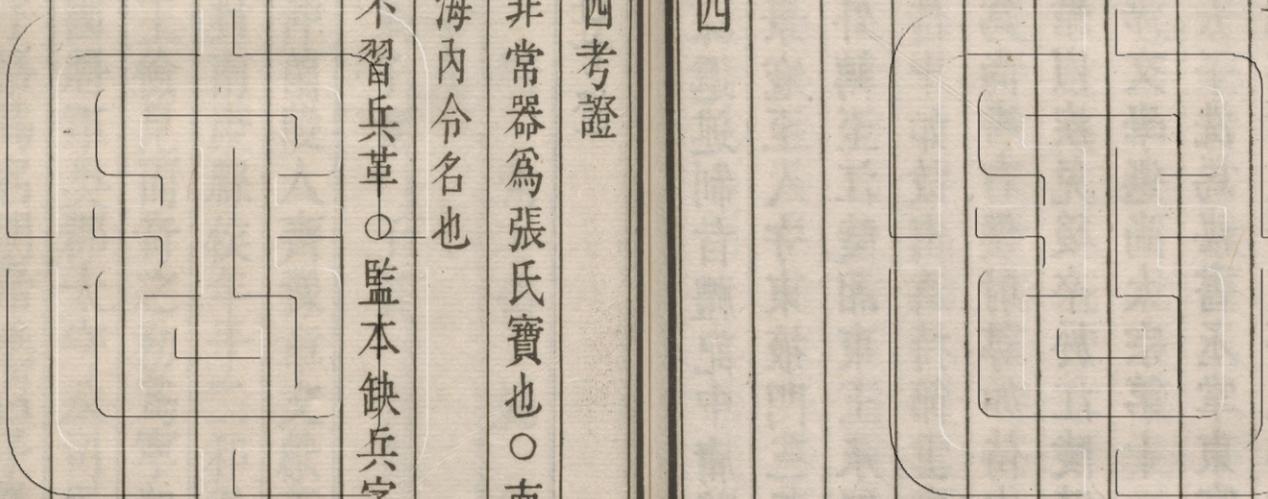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
十一
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梁書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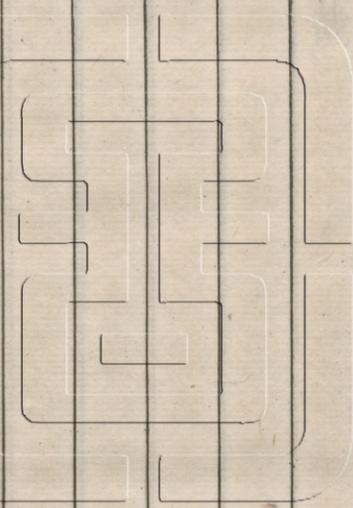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張緬傳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南史作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

綰傳南中久不習兵革○監本缺兵字今從各本增入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梁書卷三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疑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為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

七

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

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

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

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覲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

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秘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諡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竝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

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
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竝
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賤曰土藩首佐於茲再
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
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
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
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
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
秘書監太宗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

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
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
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
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
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
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
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
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玉子例拜給事中天
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

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
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
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
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
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
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
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
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
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

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
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
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
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
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
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
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

及葬請諡手詔恃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畧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六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並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秘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竝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

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
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
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
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
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
遷侍中等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
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旣長勤
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
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

起家爲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
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
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
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
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
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
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
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
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
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

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園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

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旣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旣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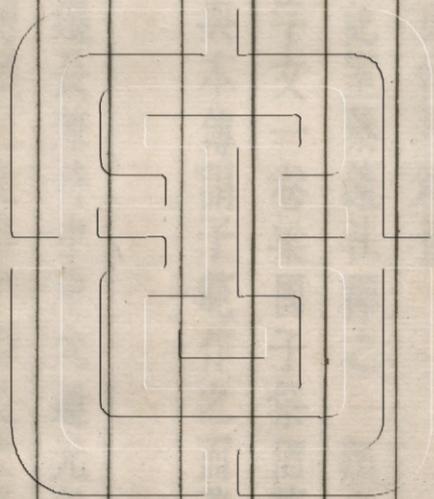
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竝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

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二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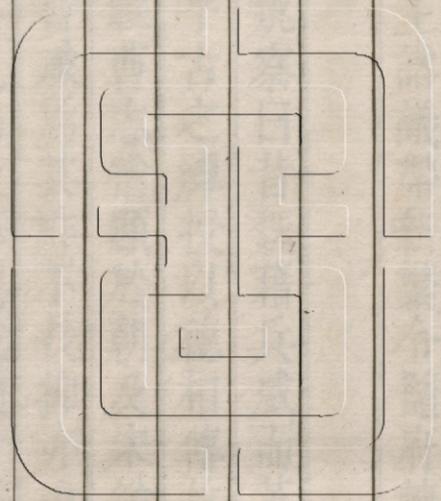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

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
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
乃移魏歷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
絕民望然劉晔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
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
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
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
量度越前代矣



梁書卷三十五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蕭子恪傳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

○西省南史作永福省

子範傳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顧炎武日知錄隋書

經籍志千字文十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子雲乃

子範之弟與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遠爲之注釋者

又異矣

子雲傳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監本脫中字

子暉傳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中南本作驃

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旣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尙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叅軍高祖嘗問吏部尙書徐勉曰今帝

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尙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尙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尙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叅軍遷尙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

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

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會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群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

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
宴居殿與群公叅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四年
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
卒時年六十四遣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
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
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
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
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逸升榮建禮譽重摺
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典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

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
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
便資給諡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
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
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
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
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
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
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十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

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末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

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閻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昶深相引接昶爲太子詹事啟革爲府丞昶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叅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昶諸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

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叅軍帶中廬令
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
行叅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竝相賞重昉與
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
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革
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
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司農卿復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
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百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
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
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
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
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
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
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
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罵暉
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

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
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
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
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
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晷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
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瞻出
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
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
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
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

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
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乞受菩薩
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
上詔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
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
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
在東州聞革應至竝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
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
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

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旣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迕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

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褻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

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
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
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
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孔休源傳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南史作父佩齊
通直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章南史作童

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此段南史作比聞

長子行敏○南史無行字

年十七任扶南王以朝服客為南時所賞歷官司徒
 平即侯景亂為任司馬一未幾頭流血乞代父命
 以身蔽刃遂傷死後太子莫不痛之
 是年亦城○南史無此字
 五葉辨其異乘初被殺其本○此謂南史非其間
 少子宗辨○辨南史非辨
 是千雲章陳齊父風○章南史非童
 嚴直浪
 其於陳朝父廉齊諷刺王臨室參軍○南史非父風齊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梁書卷三十七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誥 辭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
 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世人為之語
 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秘
 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
 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
 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

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
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
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
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
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
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
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
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
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
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

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
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立理
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
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
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
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
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
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
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
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

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尙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尙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尙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二子禧嘏竝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

吏部尙書竝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尙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尙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尙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尙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

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
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
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
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
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
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
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
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

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
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
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
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
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
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
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
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
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

三惠經敬容請預聽赦許之又有赦聽朔望問訊尋起
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
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
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
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

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
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
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
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
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冀也僕東臯鄙人

入穴幸無銜婁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
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
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
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竝沒
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
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
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
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尙
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

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
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竝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
司空尙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
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
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
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
此稱之子鼓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尙於玄
虛貴爲放誕尙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
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

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尙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
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
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
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
惜哉

梁書卷三十七

